

無悔的愛戀



華文出版社



香港最新小說

無悔的愛戀

嚴沁 著

華文出版社出版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昌平亨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

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20000~50000 册

• ISBN—507—099—5/I. 88 定价 4.50 元

内容简介

失明，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如果这已经是一项事实，那么生活就必须不计艰难地熬过去！

沛青毕竟还算幸运，虽然在一次偶然的车祸中变成了瞎子，失去亲人，失去工作，情人反叛，她却自强不息，在获得一份真爱的同时，再创事业的高峰！这难道不值得为此而心存感激吗？

一帆风顺，是很难预测的！每一个都可能会跌倒，只是爬起来的表情不同，你可以选择微笑，也可以选择哭泣！亲爱的朋友，倘若你跌倒了，你怎么办呢？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愤怒、充满着悲剧色彩和预警的夜，仿佛一切早已注定好了似的。

钟晓芬艳丽得宛如一张面具的脸上，正散发出一股阴狠而且无法置信的震惊神色。

“你要离婚?!”她尖声呼道。

带着酒意的罗沛文藉酒壮胆的点了点头，并且打了个酒嗝；他和晓芬之间的不合本来就不是秘密，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就可以用“貌合神离”来形容，其实根本就是到了破裂的边缘。

婚姻可以改变一个女人，而晓芬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温婉的她，现在的她只知道上街、购物、打扮、挥霍，不是打麻将，就是和其他的贵妇人、阔太太东家长、西家短的搬弄是非，在她的心里早就没有他这个做丈夫的，她在乎的只是他能否给她无止尽的金钱供应。

不能怪他另结新欢，不能怪他有外遇，他要的是温柔、体贴、单纯、善良又深爱他的小女人，不

是一个视他如金矿又工于心计的妻子。

离婚是在所难免的。

虽然——他并不感到难过和抱歉。

“是你在外面金屋藏娇，是你在外面姘上不要脸的野女人，我没有说要离婚，你居然就敢先开口说离婚!?”她怒不可抑的骂道：“也不想你有今天我也出了一份力，哼！现在你有钱了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?!”

“是你天天和我吵的。”

“如果你不姘上那个贱货，我干嘛吃饱饭撑着天天和你吵?”

“请你不要用‘贱货’那种字眼!”他冷冷的瞅着她：“相芸不是贱货，再说这不关她的事，她没有心眼，单纯、柔顺，她是一个好女孩。”

“噢？那我是什么?!”钟晓芬瞪着他。“我是一个邪恶、复杂、恐怖的老巫婆吗？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只是喜新厌旧，你无法当一个忠贞的丈夫，一有点钱就想偷腥、就打野食，是你自己有问题!”

“既然我们都已经撕破脸了，随便你想怎么攻击我，总之我要求离婚。”他捺着性子的说：“赡养费方面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你休想！你在作白日梦!”

“晓芬——”罗沛文略带哀求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想教我就这么便宜了你和那个烂女人?!你别

妄想了！”她激动的说，一副准备和他周旋到底的模样。“我绝不会离婚的，我会和你们耗到底，教你们好看！”

“你这又是何必?!”

“不是我抢了别人的丈夫，也不是我红杏出墙，更不是我破坏了自己的婚姻，为什么我要乖乖的离婚，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?!”

罗沛文早料到晓芬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在面对外遇或是离婚的问题时，别说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样没有风度；更何况是他外遇在先，晓芬又是一个暴烈、有仇报仇的女人，她现在的反应已算是客气。

“晓芬！你还爱我吗？”他出其不意的问。

“爱?!”她不屑的重复。“好久没听到这个字了，爱一个会背着自己的老婆和别的女人共筑爱巢的男人？罗沛文，我跟你——早就已经没有这个字了，如果我傻得到现在还对你有爱的话，哈！那我干脆就一头撞死算了！”

“既然你已经不爱我，那就请你看在过去夫妻的情分上，有风度一些，饶了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！”

“夫妻情分？风度？”她的语气简直想把他撕成碎片似的。

他有些畏缩，怀疑是不是自己说错话了。

“如果你会惦记我们的夫妻情分，你为什么还会外遇？只因为她比较年轻、比较漂亮、比较会在

床上嗯、啊、嗯、啊地取悦你吗？”钟晓芬轻蔑的瞪着他。“而你还敢说风度，是不是要我一声不响的摸摸鼻子、走人，让她搬进来这里？”

“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唷！……现在你会说好聚好散了？！”她双手交握在胸前，缓步的走着。“我偏不好聚不好散！我要当这里的女主人，一辈子，Forever，我要教那个贱女人永远上不了台面，永远当一个见不得光的黑市娼妇。”

“五千万，外加这幢房子！”他开了价码，他相信没有任何人会对一大笔财富不心动的。

“啧、啧！罗沛文，你以为这点小钱就能收买我吗？”

“这不是小钱，你可以从此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家建筑公司可以赚上多少个五千万吗？”她精明的一笑。“别忘了！你的江山有一半是我帮你打出来的，没有我，你能这么一帆风顺吗？工地一个接着一个，钱像滚雪球似的，连数都来不及，五千万就想打发我？！你去死吧！”

“现在建筑业不像你想的这么好赚！”

“哼！别忘了以前我是售屋小姐，如果你把心思放在公司里，而不是在那个狐狸精身上，还怕公司

不能大赚吗？”她尖锐的说道。

“你不要扯开话题，我们现在谈的是离婚。”

“我不离婚。”她冷冷的一笑。

罗沛文不是暴力型的男人，否则他早就诉诸武力了，自从晓芬知道相芸的事后，三天一大吵、五天一小吵的，吵得大家不得安宁，吵得这个家像座人间炼狱，吵得他只要一想到回家就怕。

而现在他也担心他妹妹沛青的反应。

沛青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，虽然她对她兄嫂之间的争执保持沉默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但是她的心理一定也不好受，她抱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心态，但是晓芬再这么闹下去的话，战火早晚会波及到沛青。

“你希望天天这样子吵下去？”他疲倦地爬了爬头鬓。

“你受得了，我就受得了。”

“我可以不回家。”

“那你最好小心一点。”她有恃无恐的冷笑道：“不要让我找到你的‘金屋’，也不要让我捉奸在床，否则我会教你们吃上官司，尝尝坐牢的滋味。”

“晓芬，你并没有一颗善良的心。”他失望的话。

“就算我有，只怕也早就碎掉了。”她悲愤的说道。

“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闹笑话给沛青看？”

“哼！说到你那个‘好妹妹’，放心！她绝对是站在你那边。幸好我这个做大嫂的平日没有亏待过她，否则只怕她早就叫那个贱女人‘大嫂’了……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你出轨的事？还跟你联合起来骗我？”晓芬酸言酸语道。

“沛青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才怪！”

“她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我才不管她知不知道，反正你们兄妹是一样的坏，有其兄必有其妹。”

罗沛文忍无可忍的扬起手，但钟晓芬已经先发制人。

“你敢？！你打打看啊！我会教你后悔的！”

“晓芬，我已经对你一忍再忍。”他放下手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“我们可以平心静气的离婚、做个好朋友，也可以彼此撕破脸、对簿公堂，反正我这个婚是离定了，没有任何人或是任何事能阻止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”晓芬扬了扬眉。

“条件我们可以再商量。”

“你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？我说过我不会离婚的。”

“晓芬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已经不爱你了……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失望，对我们这个家也没有感情，你是不是要我求你，求你放我自由？晓芬，你

就不能当做一件善事吗？成全我，成全我和相芸。

钟晓芬紧抿着双唇，将自己的嘴唇咬出斑斑血渍，当初罗沛文也是花了一番工夫才把她追上手，现在却当她是只破鞋似的急于丢弃，好像连再看她一眼都无法忍受似的，这是一个做丈夫的对自己的妻子该有的态度吗？

爱你的时候可以为你摘下天上的月亮。

不爱你的时候，恨不得你能瞬间消失。

男人！

可恨的罗沛文！

“罗沛文！你仔细听好。”她一字一句的慢慢说，清晰的说：“除非上帝宠召我，否则你休想和那个贱货在一起，再不然就是你下地狱，否则你休想摆脱我。”

“钟晓芬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就是要离婚！”他失去理智的狂吼。

“离婚！”

“Never! Never! Never!”

不知道是谁先出的手，总之他们同时扑向对方，扭打成一团，钟晓芬因为在盛怒之下，特别有力道，而罗沛文因为喝了酒，步伐有些不稳，他们既动手又动口，完全剥去了文明人的外表，他们现在只想伤害对方、教对方屈服。

他们又打又骂的自屋内闹到屋外，由于这一带

是别墅区，人烟较稀少，所以没有一个路人或是邻居可以出来劝架，而两人也都没有收手的意思，愈打愈激烈，罗沛文的身上、脸上浮现出斑斑抓痕，而钟晓芬的手腕上则全是淤青。

他们像是想置对方于死地似的。

于是一场悲剧逐渐形成……



在 SOGO 崇光百货公司后巷的小吃摊上。

李世杰和王永辉这对在育幼院长大的难兄难弟对饮着，他们的脸上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映得似乎全是苦恼和不满。

李世杰刚从狱中出来，他因为义气而代人受过坐牢，现在人虽已出狱，但是却无法被这个社会所接受，想找工作却到处碰壁，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，好像他随时会再犯案似的。

他的苦闷和不得志时时的流露在他粗犷、饱经风霜的脸上，其实以他那张线条分明、完美得如塑精品的脸庞和修长瘦削的外型，他所散发出的帅气不羁，当电影明星、作男模特儿都受之无愧，但是世杰不想从事那种靠外表又不实际的工作，结果弄得他现在不上不下，幸好永辉帮他找了个开计程车的差事。

他不敢去想未来的事，因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如何振作起来、如何再跨出新的一步。

在偶然的机会中，世杰听到一个声音甜美，内容又极丰富、极感性的广播节目，从此他就成了那个广播节日的忠实听众，它抚慰了他寂寞、受创的心灵，使他对人生再度充满了希望，他在心底默默记下主持人的名字。

罗沛青。

他没见过她，也不指望自己有机会见到她，但在他的想像中，她一定是个清纯甜美、心地善良又温柔可亲的女孩，他衷心希望有天罗沛青能了解她的节目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，她鼓励了他，也激发了他闯出一番天下的决心，摆脱过去的恩怨，重新开始。

他向永辉介绍过这个节目，但是永辉没兴趣。

如果说李世杰是沉稳内敛型的男人，那永辉则是做事急躁又欠考虑的典型，他冲动易怒的个性，在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相芸无缘无故的不告而别之后，更如脱了缰的野马无法控制，除了没有把地球翻过来找之外，他能试的方法都试了。

但是每一次的找寻都令他失望。

他不知道相芸为什么不告而别。

他对她不好吗？

她移情别恋了吗？

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答案吗？

在永辉锲而不舍的追问下，相芸的一个女同事终于因为同情他的痴心，而告诉他相芸离职的真象，但是他不相信，他真的不相信相芸会这么背叛他。

难道十几年的感情对她一点意义都没有？

还是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让她迷失了自己？

“我知道相芸的下落了。”他神色悒郁地说，并将杯中的绍兴酒一饮而尽。

“在哪里？”世杰关心的问，他知道相芸对永辉的重要性。“你找到她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在哪里，但是我知道她和谁在一起。”他恨恨地拍了一下桌面，桌上的酒瓶摇摇欲坠，世杰急忙将一些空瓶子拿到桌脚边。

“和谁？”

“她的老板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我不相信！”他瞠目大叫，打死他也不相信这个事实。“相芸不是那种人，除非她受骗，被甜言蜜语骗昏了头，否则她不可能和人同居。”

李世杰可不敢打包票，女人心、海底针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，太阳下没什么新鲜事，人太容易被引诱了，被物质、名利、虚荣迷失了心性、

蒙蔽了理智，毕竟现在肯吃苦的人太少，投机的人太多，说不定相芸就是其中之一，但是他没有说出口，他不愿伤永辉的心。

“我要找她问个清楚。”永辉咬牙切齿的说。

“但你并不知道她在哪里呀！”

“我会找到的。”

“永辉……”世杰犹豫了一下。“我劝你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，你不会变，并不表示大家都不会变。”

“相芸不会变心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解释她的不告而别，而且一点消息都没有的行为？……她知道你在哪里，只要她想，她可以连络得到你，但是她没有！难道你还没看清吗？”

王永辉怔了片刻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如果传言无误、如果相芸真的和她的老板同居，那就表示她放弃了他、放弃了他们的那段感情，但是她欠他一个解释——至少她可当面告诉他，让他彻彻底底的觉悟，而不是成日惶惶然，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找人。

“永辉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”世杰好言相劝。

“我还是不信。”

“唯一能告诉你答案的是相芸。”

“错了！还有一个。”永辉目光冷冽，充满了恨意。“找不到相芸，我可以找他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相芸的老板，罗沛文。”

“罗沛文？！”世杰自言自语。“他和做广播节目的那个罗沛青不会有关系吧！……”

“对呀！”永辉恍然大悟。“你不说我还没有想到，相芸提过，她老板的妹妹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，只要能找到罗沛青、跟踪她，就一定能够找到罗沛文，然后——”

“永辉，你可别乱来。”世杰连忙打断他的话。

“我又不是要绑架罗沛青或是拷问她，我只是想跟踪她，看看她住在哪里，相芸说过罗沛文的妹妹和他住在一起，我一定要试试看。”

不知怎地，世杰竟对罗沛青兴起一股保护的莫名情绪，他甚至没有见过她的人，只听过她的声音，但他怕永辉在冲动之下会做出错事，他必须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

“永辉——”

“世杰，如果我们还是朋友、是兄弟，你就不要再劝我，……我并没有要你一定得跟我同去。”

“我和你去。”世杰为了确保永辉不会因冲动而做了傻事，也为了保护罗沛青的安全，他肯定地向永辉答道。

“那我们还等什么？”永辉掏出钱扔在桌上。“现在就走！”

“罗沛青说不定已经离开电台了。”

世杰的话才说完，小吃摊老板的收音机就播出了罗沛青所主持的节目，她用轻柔的声音告诉听众，她会为大家服务到十点。……

听到这里，永辉带着胜利的目光看着世杰。“这下你没有话说了吧？！”

“永辉，难道你连一天都不能等吗？”“世杰！我等不下去了。”永辉神色悲痛的说：“我真的一分一秒都等不下去了，我一定要知道相芸住在哪里，我要知道她和罗沛文到底是什么关系。”

世杰无言的站起身，他能体会得出永辉此刻心中的苦。“那就走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！世杰。”

“你我兄弟一场，说谢谢未免太见外。”

“有你在，我安心多了。”

“总算承认你自己容易冲动、容易误事了吧？！”



罗沛青抱着一只仿古的大花瓶，缓缓的步出电台，娇美清丽的脸上带着一抹隐约的笑靥，眼中散发出来的光彩带给旁人一种惊心的战悸和由衷的